

铁血雄师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

安徽人民出版社



WAIGUO ZHONGP AN
XIAOSHUO CONGKAN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9)

铁血雄师

张英伦 主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499,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0

统一书号: 10102·1047 定价: 2.15元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

出版说明

本丛刊主要登载外国中篇小说，凡世界各国古典和现代中篇小说的名篇佳作，或具有特殊代表性的作品，皆在编选之列。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优良，是入选的主要标准，在此前提下，力求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

作为普及与提高兼顾的读物，本丛刊以文学艺术工作者、高等院校文科师生、中学语文教师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为基本发行对象。

出版本丛刊的一个殷切希望，是帮助读者欣赏和借鉴优秀的外国中篇小说，提高文学素养，以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中篇小说的创作。

目 录

卡斯特罗修道院院长

……………〔法国〕斯丹达尔著 郭京花 成凯译(1)

雅克琳娜的丈夫

……………〔法国〕安德烈·托里埃著 张继双译(80)

公 主

……………〔英国〕戴·赫·劳伦斯著 王汉梁译(120)

更生记

……………〔日本〕佐藤春夫著 吴树文译(165)

圣山历险

……………〔希腊〕扬尼斯·马利斯著 李成贵译(339)

铁血雄师

…〔美国〕斯蒂芬·克莱恩著 韩高安 杨岭译(461)

附 录:

亨利·弗莱明的“转化”

……………〔美国〕丹尼尔·艾伦著 钱满素译(589)

卡斯特罗修道院院长

〔法国〕斯丹达尔 著

郭京花 成凯 译

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也许比十九世纪的法国读者更熟悉斯丹达尔(1783—1842)的名字。这个事实本身，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家的伟大。身前文名寂寞，百年后却显扬全球，不是靠作品的魅力，怎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在欧洲，人们把亨利·贝尔(斯丹达尔的原名)看作是国际性作家还另有一番道理，那是因为他的军人和“旅游者”(据说，这个字还是他首先使用的呢)的足迹，以及一个小小外交官的生涯把他和许多国家直接联系在一起了。他曾到过瑞士、德国、英国、奥地利、直至随拿破仑进入莫斯科，而意大利更是他客居时间最长、也最牵动他情思的一个国家。指出这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斯丹达尔为数不算太多的作品中，意大利题材竟占据了偌大的比重：《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罗马漫步》，乃至他的重要长篇之一《巴玛修道院》。还有一部，就是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意大利轶事》。

《意大利轶事》收集了八个中短篇。它的写作过程几乎贯穿了作家的整个创作时期。第一篇《伐妮娜·伐尼尼》(1829)先于《红与黑》(1830)一年发表，最后一

篇《卡斯特罗修道院院长》(1839)和《巴玛修道院》(1840)也是一年之隔。

《意大利轶事》作为书题，不属于斯丹达尔本人。那是到了一八六五年后人人为他出全集时才追加的。称作“轶事”，名实相符，据说这些故事都是确有所本的。旧事新编，文学上历来有此传统，不足为鲜，莎士比亚有几出戏不能寻根溯源？花样翻新，用古老的故事翻出当代的气息，这是对作家本领的考验。看来，斯丹达尔不是个编故事的能手，连当代题材的《红与黑》也是依据的一纸“公报”。但他在“翻新”上却颇见功力，令人叹赏。

《卡斯特罗修道院院长》的基本梗概也不过是穷小子爱上了阔小姐、终成悲剧的老套套。但是，当你追随跌宕起伏、曲折有致(同时也有点繁琐)的情节走到故事的终点时，你会感到你竟一时难以明确指出究竟是谁酿造了这出悲剧，究竟是谁杀害了海伦娜？应当说，男女主人公都可算得上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反叛、挣扎、奋斗、直至以死相拚，表现了作家热衷的一种精神——意志、毅力，但终归未能冲破横置在他们面前的错综交织的黑网：金钱、权势、门第、宗教，虚伪的道德、狡诈的人伦……以及它们在主人公灵魂深处投下的阴影。因此，可以说他们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这个社会黑暗势力的构成，又十分自然地使人会联想到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特别是波旁王朝时期。没有移花接木，没有影射比附，通过十六世纪一个意大利的故事，渲泄了他对封建复辟的刻骨仇恨，这正是斯丹达尔的高明之处。

本篇译毕辍笔之日，恰逢斯丹达尔诞辰百周年纪念，这自然是个巧合。但，以此拙译奉献给我国读者以表示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点敬意，也确是译者的初衷。

情节戏里常有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登场，一些对他们毫无了解的人却也津津乐道，这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错误的印象。一般说来，意大利的这些盗匪是继中世纪共和政体之后历届暴虐统治的反对派。新的暴君，往往是中世纪解体的共和国里最富有的公民。为迷惑底层的百姓，他们常以宏伟的教堂和精美的画幅来装点城市。拉凡纳的波朗第尼家族如此，法安札的蒙复蒂家族、伊摩拉的里阿里奥家族、维罗纳的加纳家族、波伦亚的贝第沃里奥家族、米兰的威斯贡第家族等都是如此，最不好战，也最伪善的佛罗伦萨的梅狄西家族自然也不例外。这些卑鄙的暴君惶惶不可终日。正是这种恐惧感，使他们布置下无数次毒害和暗杀事件。而这些小公国的严肃的史官们，由于为主子所豢养，竟然没有一个敢于笔录下这些阴谋。想到所有的暴君都认识所有憎恨他们的共和分子（例如，托斯加纳的大公爵葛姆认识斯特罗兹），而且好几个暴君都死于暗杀，你们就可以理解人们的刻骨仇恨和永难消释的怀疑。这种不信任感，给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人平添了多少智慧和胆识，又给他们的艺术家平添了多少才华。你们还会看到，这种深深的激情使人们称为荣誉的那种可笑的偏见无法在此滋生。在塞维尼夫人^①时代，所谓荣誉，就是要为命定的主人献身，就是要博取太太们的欢心。十六世纪的法国，一个男子汉的行为和真正价值，只有通过战场上和决斗中的勇敢才能体现出来，才能赢得赞赏。由于妇女喜欢男人的勇敢，尤其是胆识，这便成了一个男子汉价值的最高裁判者。随之而来的是奉承献媚的风气，

^① 塞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

它使一切热情、甚至爱情都日渐消亡，而逼迫我们拜倒在虚荣心这个专制魔王的脚下，国王保护这种虚荣心实在是十分英明的，由此，勋章才能发挥它的威力。

在意大利，各方面的功绩都能使一个男子出类拔萃，可以是精湛的剑法，也可以是对古代手稿的发现。象彼特拉克^①，就是当时的偶像。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妇女，喜欢一个精通希腊文的学者，决不亚于喜欢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夫。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热情，而非献媚的习惯。这就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天壤之别，它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会孕育出拉斐尔、乔乔尼、提香、科莱日^②，而十六世纪的法国却只能产生些勇士。他们每人都杀死过许多敌人，而今天却变得默默无闻了。

请原谅我指出了这一严峻的现实。话说回来，中世纪意大利各国的暴君是势必要进行疯狂的报复的，这种报复倒反使强盗们赢得了民心。大家恨他们偷马、偷麦子、偷钱，偷一切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但内心深处却仍然向着他们；和庸碌之辈相比，村里的姑娘们更喜欢那种年轻小伙儿，他们由于一时不慎，干出些荒唐事来，便不得不躲进森林，与强盗们为伍。

今天仍然如此。谁都害怕遇上强盗，可是他们一旦受到惩罚，大家又都愤愤不平。这个民族生性敏感，又爱嘲弄，他们对经过主人审查后才出版的大作嗤之以鼻，却常常喜欢念些热情洋溢地描述江洋大盗生涯的小诗。故事里的英雄行为给他们以强烈的美感，这种感情只有下层阶级才能体验。再则，他们也实在听腻了官方对某些人的赞词，这类非官方的东西倒更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我们知道，一个旅行者，甚至是在这里住上十来年的人，都难以真正了解意大利下层百姓的苦楚。试想，十五年前，当政府还审慎地未敢明令消灭所有盗匪的时候，强盗们就已不断采取行动惩处各城统治者的累累罪行了。这些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威，但他们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

② 拉斐尔(1483—1520)、乔乔尼(1477—1510)、提香(1490—1576)、科莱日(1489—1534)，均为意大利著名画家。

的月薪却超不过二十埃居，当然只得听命于国内最显贵的家族。这些家族以同样简便的手段来迫害自己的敌人。强盗们尽管不能每次都成功地严惩这些卑鄙暴戾的统治者，但他们总在不断地捉弄、反抗这些暴君。这个诙谐幽默的民族，喜欢犯上，而一首讽刺性的十四行诗也能使他们排忧解难，因此，强盗们的这些作为，在他们看来就不是区区小事了。这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又一重要区别。

十六世纪，在镇上的衙门宣判一个为大户人家所仇恨的贫民死刑之后，常会发生强盗们为拯救在押犯而袭击监狱的事。大户人家信不过官府派出的八、九名看守监狱的士兵，便自己雇佣一批人，临时凑起一支队伍。大家管这些家伙叫做凶神，他们露宿在监狱周围，还要负责把判了死刑的可怜人一直押到刑场，如果这家大户有个年轻小伙儿，他就是这支雇佣军的头儿。

我承认，这种文明是伤天害理的。今天的生活里还有决斗，有烦恼，可法官还不至于卖身投靠。不过，十六世纪的这些作法倒是产生名副其实的男子汉的绝妙途径。

在一五五〇年前后，这种时势造就了大批的英雄。可是，许多至今仍被迂腐的学院派文学推崇的历史学家，却要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那时，他们的谨慎的谎言，使佛罗伦萨的梅狄西家族，费拉尔的德斯特家族，和那不勒斯的总督们得以维护他们的全部荣誉。一位名叫纪亚诺的历史学家，就曾想掀起帷幕的一角。由于他只敢闪烁其词地披露一点点真情，所以读来令人生厌。即便如此，他也未能幸免于难，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终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死于监狱。

若要真正了解意大利历史，最重要的是千万别读那些为舆论所吹捧起来的作者的大作，除非你想知道谎言的价值，或是扯谎的代价。

在九世纪大规模的野蛮行动之后，最早的意大利历史对强盗的活动已有所涉及，并将其存在追溯到了远古时代（参看米拉多里选集）。中世纪共和国的遭到镇压，对民众的安乐，对正义的伸张，

对仁义政府，都是极大的不幸；所幸的是，它还有益于艺术的发展。一些比大多数公民更酷爱自由的共和派中坚分子，在共和国遭镇压后便躲进了森林。受到帕格尼奥尼、玛拉特斯达·贝第沃里奥和梅狄西家族欺压的人民，当然会热爱并敬重这些压迫者的敌人。继僭位者之后的各国君主都同样残忍暴戾。象佛罗伦萨的第一个大公爵葛姆，为捕杀逃亡的共和分子，竟派人追踪到威尼斯，甚至巴黎。君主的暴戾，反倒愈发壮大了强盗的队伍。仅以一五五〇年前后为例，这是我们的女主人公生活的年代。蒙特·玛丽亚尼的公爵阿尔封斯·毕哥罗米尼和玛尔可·西雅拉，曾率领武装的强盗，在阿尔巴诺一带和教皇的凶猛异常的士兵打过漂亮的一仗。这些遐迹闻名的首领，至今仍为人们所仰慕。他们当年出没的地带，从波河、拉父纳沼泽地，直到覆盖着维苏威的大森林。距罗马仅五里^①之遥，座落在通往那不勒斯的通衢大道旁的法纪奥拉森林，是西雅拉的大本营。他们在这里屡建奇功，使这座森林也变得远近驰名。在教皇克列古阿八世任职期间，这支队伍竟常常发展到数千兵马。由于今天的人们并不愿真正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动机，因此，有关这位江洋大盗的详尽故事在我们看来便都是难以置信的了。西雅拉，是直到一五九二年才被降服的。当他看到局面已无可挽回时，便如某些人所愿，与威尼斯共和国谈判，并和他最忠诚的、也可以说是最十恶不赦的战士一道归顺了共和国。根据罗马当局的要求，曾和西雅拉签定条约的威尼斯，竟对他下了毒手，并把他的勇士们派到冈地岛上去对付土耳其人。狡诈的威尼斯人清楚地知道，岛上正蔓延着致命的瘟疫。不出几天，西雅拉带去归顺共和国的五百勇士就只剩下六十七人了。

法纪奥拉森林的参天大树笼罩着一座早已死去的火山，这里就是玛尔可·西雅拉扮演威武的活剧的最后舞台。所有过往行人都会告诉你，绝妙的罗马原野的一派阴沉景象，正象是专为悲剧

① 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为行文方便，此处译作“里”，下同。

安排的，而其中以法纪奥拉森林最为壮观，它使群峰叠峦的阿尔巴诺山显得郁郁苍苍。

这处雄伟的山峦是在罗马建立前几个世纪的一次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它出现在亚平宁山脉和大海之间的广阔平原的中部。为法纪奥拉森林的阴影所环绕的加伏山是最高峰。从第拉西纳或奥斯地，从罗马或底佛里，人们到处都可以望见它。如今，盖起座座宫殿的阿尔巴诺山，却遮断了人们向南眺望著名的罗马城的视线。加伏山顶上原有一座朱庇特神庙，过去，拉丁姆人成群结伙地到这里来朝圣，由此而加强了教盟间的联系。现在，一座黑袍修士的修道院取代了它。在高大的栗树树荫下漫步几个小时，便可来到朱庇特神庙废墟的巨石前。阴暗的树荫里，清爽宜人，但即使在今天，当人们向森林尽处望去时，也会因害怕遇上强盗而惴惴不安。到达加伏山顶，有人在神庙废墟里点火野炊。这里，能够俯瞰整个罗马平原，向西，三、四里远的大海仿佛近在咫尺，甚至还可以看到最小的小船。带上一副小倍数的望远镜，便可清点开往那不勒斯去的汽船上的人数。其他几面，是秀美的一马平川，东至突起在帕列斯第纳上的亚平宁山脉，北到罗马的圣·彼得教堂等高大建筑。加伏山并不很高，对下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眼前的壮景也许使人淡忘了历史的篇章；然而，平原上和山坡上的每一簇树丛，每一处颓垣断壁，都会使人回想起狄特-里佛讲述的爱国者们的英勇卓绝的战斗。

今天，人们仍然可以沿着罗马最早的国王们走过的“胜利之路”找到朱庇特神庙遗址的巨石。这些巨石现已成了修道院花园的围墙。“胜利之路”是用整齐划一的石块铺砌的，在法纪奥拉森林里，至今仍可看到一段段长长的残迹。

昔日的火山口，如今蓄起一池清水，深深地嵌在熔岩石中，成为美丽的阿尔巴诺湖，其周长约有五、六里^①。罗马的母亲——阿尔贝，就座落在火山口旁，在最早的国王们统治的年代里，它

^① 此处指罗马古里，一里约合1472.5米。

就被罗马当局的政策给摧毁了。现在，废墟仍然存在。几个世纪后，在面向大海的山坡上，建起了近代城市阿尔巴诺。但是，为一道岩石屏障所隔，城市与湖虽相距不远，却无法相见。从平原上仰望城市，覆盖着整座火山的森林郁郁葱葱，映衬出雪白的建筑群，美不胜收。这处著名的森林，正是强盗们最喜爱的地方。

阿尔巴诺如今有五、六千居民，而在一五四〇年，它还不到三千人。那时，权贵之家冈比拉里正处在兴旺时期，在贵族群中亦属佼佼者。我们要讲述的却是他们的厄运。

这个故事是我从两部卷帙浩繁的手稿中译出的，一部是罗马的，另一部是佛罗伦萨的。这些手稿大约写于一五九八年。当今流行的是细腻、审慎的文风，我预感到人们是难以赞赏原作者讲述的故事以及他们对此所作的思考的。但我仍不揣冒昧，斗胆再现原作者那种近乎古老传说的风格。在此，我恳请读者对原作者和我本人予以谅解。

二

佛罗伦萨手稿的作者写道：“写了这么多的悲剧，使我最感痛苦的是最后一个故事。我要讲的是卡斯特罗圣母往见会修道院著名的女院长海伦娜·德·冈比拉里。她的诉讼案和她的死，都曾使罗马、以至整个意大利上流社会为之哗然。一五五五年前后，罗马附近已成为强盗的天下，法官们则都相继被有权有势的家族所收买。一五七二年，即发生上述诉讼案的那一年，克列古阿十三，比翁龚巴尼，荣登圣·彼得教堂的宝座。这位教皇集信徒之美德于一身，却不长于民政管理。他既不会任人唯贤地选择法官，也不知如何镇压强盗。犯罪活动使他十分苦恼，但他又束手无策。在他看来，判处一个人死刑，他是要承担可怕的责任的。由于他的这种看法，通向罗马的条条大路都布满了难以数计的强盗。若想安全通过，必得与强盗为友。法纪奥拉森林，是骑马从阿尔巴诺到那不勒斯的必经之地，长期以来它就成了教皇陛下的敌对派

的大本营。罗马当局多次被迫和森林之王玛尔可·西雅拉进行完全平等的谈判。强盗们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受到周围农民的爱戴。

“阿尔巴诺是座美丽的城市，和强盗的大本营仅咫尺之隔。一五四二年，海伦娜·德·冈比拉里就出生在这里。她的父亲，被认为是这一带最富有的贵族，以此身份，他娶了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的维克多·加拉法。我可以举出一些至今仍活着的老人，他们非常熟悉维克多·加拉法和她的女儿。维克多稳重、聪慧，但尽管她才智过人，却也未能防止家庭的毁灭。真是咄咄怪事！我认为，我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都不能对我笔下这个悲剧故事中的重重灾难负责：我看到了受害者，却无法找到罪人。美貌和柔情，是年轻的海伦娜的两大危险，她的情人于勒·勃朗西福正因此而原谅了她。卡斯特罗的主教西达第尼大人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宽恕，则是由于这个人根本没有头脑。这位主教在他那神圣的行当里升迁迅速，固然是因为他品行端正，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副高雅的神色和罕见的漂亮脸庞。有的书上还说，这是个谁见了都喜欢的人。

“我不想美化任何人。但这个事实我不能隐瞒。加伏山修道院的一位圣徒，象圣·保罗一样，在他的修室里常常拔地而起，悬空停留在离地面几尺^①高的地方，若不是上帝显灵，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保持这种离奇的状态呢。正是这个修士，曾向德·冈比拉里老爷预言，他的家族将毁在他的手里，他只能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难逃暴死的厄运。因为这个预言，他在家乡未能成婚，只好到那不勒斯去寻找出路。幸运得很，他在那里找到了大量的财富和一位能干的妻子，要是可能的话，这位妻子的智慧是足以改变他的厄运的。德·冈比拉里老爷，老实厚道，乐于施舍，但毫无头脑。这就使他越来越不愿意住在罗马，而几乎终年都躲在他阿尔巴诺的城堡里。他喜欢在城市和大海之间的那片

① 古法尺，约合325毫米。为行文方便，此处译为“尺”，下同。

富饶的土地上耕作。根据夫人的建议，他让儿女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儿子法比奥为自己的门第而自豪，女儿海伦娜则有倾城之貌，法尔纳宫的藏画中至今仍有她的肖像。在开始写这个故事时，我曾到那里去欣赏过上苍赋予这位绝代佳人的美容。命中注定的遭遇曾使她名噪一时，男人们大多记忆犹新。鹅蛋脸型，额头很高，头发金黄。面容是愉快的，大大的眼睛极富表情，褐色的弯眉描绘细致，嘴唇很薄，据说嘴的轮廓出自名画家科莱日的手笔。在画廊里和其他画像相比，她简直象个皇后，快乐的表情和端庄的仪态如此巧妙地融为一体是极为罕见的。

“卡斯特罗城里的圣母往见会修道院今天已不复存在。那个时候，罗马的大部分皇族都愿意把女儿送到那里去。海伦娜作为寄宿者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八年之后才回到了家乡。临行前，还不得不向教堂的祭坛馈赠一个精美的圣餐杯。刚一回到阿尔巴诺，她父亲就以重金从罗马请来了年事已高的著名诗人塞西罗，他让海伦娜背会了诗圣维吉尔以及他的杰出的弟子彼特拉克，阿里奥斯托^①和但丁等人的许多优美的诗句。”

十六世纪给予这些伟大诗人的赞誉是难以尽述的，译者在此不得不割爱。据说海伦娜懂拉丁文。她学的都是爱情诗。在一八三九年的今天，这种爱情似乎是十分可笑的。我所说的，是一种炽热的爱情，她为伟大的牺牲精神所哺育，含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又总和严酷的厄运相伴随。

这就是于勒·勃朗西福在刚满十七岁的海伦娜心中所唤起的爱情。于勒是她的邻居，一个穷小子。他住在山里，一间茅屋盖在离湖面约150尺、绿荫覆被的环湖悬崖上，四周是阿尔伯废墟，离城有四分之一里远。这间房子紧挨着阴森森的法纪奥拉大森林，在后来建造帕拉祖拉修道院时被拆除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除长相机灵外，别无所有，但他能乐天知命。他并不漂亮，可是很富表情，这点倒颇讨人喜欢。他勇敢过人，有几次十分危险的行动，

^①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

他在高龙纳王子的率领下，和他的同伙们一起冲锋陷阵，很是英勇。尽管他贫穷，又不算美，但在阿尔巴诺的年轻姑娘们眼里，他有一颗非常迷人的心。于勒处处受到欢迎，但在海伦娜从卡斯特罗修道院回来之前，他和姑娘们的关系都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不久，大诗人塞西罗从罗马来到冈比里拉城堡为姑娘讲授文学。于勒结识诗人后，给他送上了一首拉丁文的诗。诗的大意是说，诗人的暮年是多么幸福，他能和这样一双美丽的眼睛相对而视，又能看到这颗纯洁的心灵在聆听他赞誉时的幸福感。于勒在海伦娜回来之前，欢喜过的姑娘们，如今妒怨相加，使他再也无法掩饰其萌动的热情了。这次，我承认，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的这段爱情，进行得是不够谨慎的。当冈比拉里老爷发现于勒过分频繁地在他城堡（今天，从通往湖边的大道中间还可以看到它）的窗下经过时，时间过去了还不到三个月。”

直率、粗暴，这些共和国所容许的自由的必然产物，以及尚未被君主政体的风俗所取代的肆无忌惮的习惯，在冈比拉里的第一个举动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他为于勒的不断露面感到恼火的那天，他便出言不逊地训道：

“你连裹住身子的衣服都没有，怎么就竟敢在我的门前没完没了地溜达，还胆敢放肆地偷看我女儿的窗户？要不是怕左邻右舍误会，我真想给你三西昆^①金币，让你到罗马去买件象样点儿的衣服。这样，省得你的破衣烂衫糟踏我和我女儿的眼睛。”

海伦娜的父亲无疑是太夸张了。年轻的于勒穿戴的还不是破衣烂衫，只不过衣料粗糙罢了。衣服刷洗得很干净，但看上去就知道是有年头了。冈比拉里老爷的训斥，深深地刺痛了于勒的心，从此他再也不在白天走过他家门口。

前面讲过，于勒的房子是他父亲盖起给他留下的，山墙是利用的废渡槽的两道拱廊。这里离阿尔巴诺几百步远，要从这块高地到城里去，冈比拉里城堡是必经之地。海伦娜很快就发现这个

① 古代威尼斯金币。

奇特的小伙子不见了。听她的朋友们说，小伙子断绝了所有的联系，以全部精力来寻找看一看她的幸福。

一个夏天的晚上，时近午夜，海伦娜的窗户还敞开着，姑娘呼吸着来自海上的微风。阿尔巴诺和大海之间虽有一片三里长的平原，还是能感到阵阵袭来的海风。夜色漆黑，万籁俱静，甚至可以听见树叶飘落的声响。海伦娜倚在窗前，也许是在想念于勒。她模模糊糊地看到好象有什么东西，象是夜鸟的静静的翅膀似的慢慢地靠近她的窗户。她吓得缩了回去。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会是一个行人送上来的东西：她窗户所在的三楼离地面有五十多尺呢！这个怪物在窗前静静地晃来晃去，突然，她认出这是一束花。她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花束好象是系在两三根接起来的大灯芯草杆子的顶端。这种植物很象竹子，生长在罗马农村，主干可达二、三十尺。由于杆子很软，海风又强，使于勒很难将花束准确地固定在他估计的海伦娜所在的那扇窗前。而且，夜色很黑，从街上看这样高的地方，什么也看不清。海伦娜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心情十分激动。拿下这束鲜花，是否就意味着同意？况且，这类冒险举动在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的姑娘们心中所激起的任何感情，她还都未体验过。因为父亲和哥哥法比奥都在家，因此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任何一点微小的声音都会引出一发射向于勒的火枪子弹。她怜悯这个处在危险中的小伙子。第二个想法，尽管对他了解尚浅，但在这个世界上他毕竟是她除家人外最喜欢的人。犹豫了几分钟后，她终于取下了花束。在一片漆黑中，她轻抚着鲜花，感到一根花杆上系着一张纸条。她跑上楼梯，借着圣母像的灯光读那张纸条。第一行字就使她高兴得臊红了脸，“太冒失了！要是让人看见，我就完了，家里也永远不会饶过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们的。”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上了灯。这个时刻，对于勒来说是多么美好啊！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涩，也是为了使自己在黑暗中躲藏得更好，此时他正紧紧地贴在一棵绿色的枝杈怪异的橡树干上。这棵橡树，今天仍矗立在冈比拉里城堡的前面。

于勒在信里简单地叙述了海伦娜父亲对他的污辱，然后写道：“我很穷，这是事实，您恐怕都想象不到我穷到什么地步。我只有一间房子，在阿尔伯渡槽的废墟中，您大概已经注意到了。房子周围是我自己耕种的一片园子，这里的作物就是我的粮食。我还有一片葡萄，每年能给我三十埃居^①的收入。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爱上了您，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建议您来和我分担痛苦。不过，如果您一点都不爱我，生命对我就毫无价值了。我也没必要对您说我甘愿为您献上一千次生命。您从修道院回来之前，我的生活并非是不幸的，相反，它充满了闪光的幻想。所以，我可以说，看到了幸福使我变得不幸了。过去，世界上没人敢向我说出象您父亲所说的那样污辱我的话，我的匕首会立即替我报复，靠着勇气和武器，我能和所有的人平等相处，从来也没吃过亏。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也懂得畏惧了。写得太多了，也许您会看不起我。但如果您并不计较我破旧的衣着而对我还有几分同情的话，那么，每天晚上，当小山上的嘉布遣会修道院敲响午夜的钟声时，请您注意，我就藏在正对着这扇窗户的大橡树下。现在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扇窗户。我猜想那就是您的房间。要是您不象您父亲那样蔑视我，那就请给我扔下花束中的一枝花，但千万小心别让它掉在城堡的墙檐或阳台上。”

海伦娜反复地读了好几遍信，又深情地望着这束用结实的丝带捆紧的艳丽的鲜花，热泪渐渐涌上了眼眶。她试着抽出一枝花，但抽不出来，这使她懊恼万分。因为，罗马的年轻姑娘们认为，在表示爱情的花束中取花，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如果损坏了花束就意味着毁灭了爱情。海伦娜担心于勒等得着急，便跑到窗前。刚一到窗前，她又马上意识到，屋里灯火通明，她未免过于暴露了。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觉得发出任何信号都不是那么稳妥的。

海伦娜羞涩地离开窗户躲进屋里。但是，时不待人，一个念

^① 古法币单位。